



剧本

戏曲剧本专刊

3



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



本 刊

戲 曲 專 刊

〔第三輯〕

劇本月刊社編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F 6
2472

剧 本
戏曲剧本专刊
〔第三辑〕
剧本月刊社編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58弄2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78号

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

*

开本：787×1092 耗1/25 印张：6 16/25 字数：20

1957年4月第1版

1957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,500

统一书号：T10077·539

定价(7) 0.65元

目次

獻廟火（川劇）·····	李明璋	1
范進中舉（京劇）·····	汪會祺	35
牛布衣（評劇）·····	徐汲萍	64
平頂山（閩劇）·····	鄭閑萍	104
拳打鎮關西（京劇）·····	李修蔚	140
編后記·····		164

祆 庙 火

[川 剧]

• 李 明 璋 •

白茫茫溢起蓝桥水，
扑腾腾点着祆庙火。

——西廂記：鴛鴦——

時間：五代十國

地點：成都——后蜀都城（第三場在叙州）

人物：朝華公主——蜀王之女

陳郎——公主乳娘之子

陳母——陳郎之母

蜀王——后蜀孟昶

翠奴——宮女

王炳——總管太監

關官——把關小吏

軍弁——看守囚營小軍官

小僧——祆廟看廟僧侶

武士、宮女、太監等多人。兵丁二人。駕車者一人。

第 一 場

〔蜀王宮中，朝華公主內宮〕

〔架上鸚鵡：“陳郎來了！”〕

〔翠奴由內跑上〕

翠 奴：陳郎在哪里？陳郎在哪里？（回頭見是鸚鵡）原來是你這個小東西在亂叫，當心我割你的舌頭！

朝 華：（內白）翠奴，卷起帘來！

翠 奴：是。（卷帘）

〔朝華公主上〕

朝 華：（唱“江頭金桂”）

對曉鏡蛾眉淡掃，
雲鬢初縮，
乳燕妝台繞。
綉幕外紅雨逐泥，
不見了昨日碧桃，
翠奴呵，
夜來花落知多少？

翠 奴：（唱前腔）

真是蜀國春去早，
花到荼蘼，
紅了櫻桃，
并蒂蓮池中含笑，
公主呵，
它祝你佳期早到！

朝 華：死丫頭，你也學起那油嘴滑舌的鸚鵡來了！

翠 奴：這哪是油嘴滑舌呢？想那陳郎，從小就隨老乳母在宮中長大，就是這滿園百花，都與他混熟了，怎不願他早和公主成配，好朝夕灌溉它們呢？

朝 華：翠奴呵！

（唱前腔）

我若是庶民之女，
倒能夠與他偕老；
他若非婢媼之子，
亦不難引鳳吹簫。
竹馬深情成何用，
怕一旦，
洪水無情泛藍橋！

翠 奴：（唱“二流”）

勸公主休憂慮來免煩惱，
誰以出身論英豪！
想陳郎不但人品好，
聰明能干武藝高，
只要他忠心把駕保，
何愁平步上青霄，

那时呵，

乘龍無須月下老！

朝華：（唱“一字”）

說什麼乘龍無須月下老，

怕只怕十年一夢恨迢迢。

我也曾數次將他召，

為什麼人不來音信都杳？

莫不是父王已知曉，

戒備嚴密防范牢；

莫非他一旦懼事了，

十載深情竟撇拋？

翠奴：啊，公主，我倒想起來了，前几天宮中傳說老乳母娘家有個侄女，要嫁與陳郎為妻，未必他真的就忘恩負義了？

朝華：此話是何人所說？

翠奴：是王公公說的。

朝華：啊，王炳之言，不可輕信；陳郎也決非這樣薄情短義之輩。

翠奴：奴婢原也不信。只是近來王公公常在後宮逡巡，陳郎要想進宮，確也不易了！

朝華：（唱“尾煞”）

提將起心煩意躁，

晝夜縈繞，

待今夜漏轉三道，

翠奴再去將他邀。

翠奴：公主放心，待我今夜先向乳娘借來覆牌，好讓他混進內庭。（為朝華整理鬢角花朵）

〔陳郎上〕

陳郎：（唱“滴溜子”）

恨咫尺，

恨咫尺隔牆萬道，

好容易，

好容易盼到今朝！

倩影兒欲避還繞，

夜無眠跟轉通宵，

冒萬死潛身來到……

〔架上鸚鵡：“陳郎來了！”〕

翠 奴：你这死鸚哥，又在給公主取鬧，我今天非打你兩下不可！

陈 郎：見過公主！

翠 奴：嘿，这回又是真的哩！

（接唱）一見你怒上眉梢，

你早把公主忘掉，

怎想起又來嘮叨？

陈 郎：翠奴姐，只因宮禁森嚴，陈郎不敢擅离大王左右；幸喜今日大王尙在安寢，故尔才得偷身進宮。我若敢負公主盛情，願对天盟誓……（下跪）

翠 奴：方表人心！罰你同公主白头到老，永結同心！公主，我給你采紅蓮去了！（下）

朝 華：陈郎！

陈 郎：侍候公主。

朝 華：上月十六，我命翠奴与你傳來一書，你可收到？

陈 郎：陈郎拜讀之下，涕泪縱橫。

朝 華：是我那夜在花蔭久候，怎么未見你应邀而來？

陈 郎：只因禁衛森嚴，陈郎無法混过耳目……

朝 華：本月初九，我又命乳娘与你寄來一稟，你可收到？

陈 郎：公主深情厚意，陈郎銘感五內。

朝 華：你又因何再度失約？

陈 郎：由因家母告誡再三，你乃金枝玉叶，我乃婢媼之子，休得妄想攀龍附鳳，故尔……

朝 華：故尔你就置奴于不理？

陈 郎：公主恕罪，陈郎不敢。

朝 華：那今日你又進宮則甚？

陈 郎：公主，陈郎冒死進宮，是來与公主……見最后一面的……

朝 華：啊！……此話怎講？

陈 郎：家母随时規劝陈郎，言你我現已成年，非兒時可比，潛入內宮，國法惟禁，一旦觸怒大王，陈郎一死不足为惜，只怕還要連累公主。誰知大王漸已風聞，昨夜嚴斥家母，令我休再入宮，否則一經查覺，决不循情。“長痛不如短痛”，还望公主鑒諒！

朝 華：啊！看來是我命薄，非君負义。如此你就……請吧！

陈 郎：事非得已，公主千万珍重。（欲退）

朝 華：且慢！

陈 郎：公主还有何吩咐？

朝 華：（自語）难道王炳之言，竟是真的？

陈 郎：他又胡說些什么？

朝 華：他說你……要与表妹联姻了。

陈 郎：（委屈地）公主，未必你都不曉得嗎；我家無親無故，哪有什么表姐表妹！似这等流言蜚語，怎么你就……

朝 華：难道你真的永不進后宫了？

陈 郎：这个……唉，公主啊！

（唱“園林好”）

熱淚交流，
听陈郎剖述擔憂：
自你我成年之后，
很难得共話紅樓，
思公主神馳左右，
連夜里未曾合眸，
宮禁嚴实難違扭，
怕累你同作罪囚，
有二意对天可剖，
悖情义不如馬牛。
望公主把我原宥，
願來生門当戶对把胎投！

朝 華：（唱其二）

不意今朝頓分手，
歷歷往事涌心头，
憶当年孩提时候，
鎮日里御園嬉游，
兄妹情深如足手，
赤子之心不知愁，
花蔭下同把蟋蟀斗，
芳草坪上踢气球，
窗前伴我学刺綉，
灯下陪我把詩謳，
到春來爭放風箏不讓手，
到夏來花溪一同泛小舟，
捉迷藏常在假山后，
打秋千你是我的“护駕侯”……（架桥）

陈 郎：（勾起童年的回憶）是呀！有一回你从秋千架上跌下，若非我將你接着，你便跌進荷花池內去了……

朝 華：（接唱）轉瞬不覺十年久，

童年如夢恨難留。

般般景物猶似舊，

仿佛昨日尚同游！

陈 郎：（唱其三）

有一日初更時候，

柳梢頭上月如鈎，

并臥草坪數星斗，

你對我講述織女與牽牛……（架橋）

朝 華：（微羞，低頭）過都過去了的事情，你還盡提它做嘍！

陈 郎：（接唱）講罷時笑指胸前白玉扣，

朝 華：（糾正他，插白）“同心扣”！

陈 郎：（接唱）啊，就依你——“同心扣”，

你言道：“它比雙星情更稠，

雙環緊挽不分手，

勝過隔年會橋頭。”

兒時之言猶記否？

至今我尙背如流！

朝 華：（接唱）低頭解下同心扣，

陈 郎：公主，這是何故？

朝 華：（接唱）雄的一股贈“牽牛”！

陈 郎：公主？……

朝 華：（接唱）你若要走請快走，

十載深溝一旦休；

你若不懼風浪陡，

朝華何懼刀劍頭！

陈 郎：（唱其四）

急忙頓首，

急忙頓首，

無限欣慰喜心頭。

公主愛我恩義厚，

別無珍品把情酬，

此心耿耿常相守，

陈郎等你到白頭！

朝 華：（故意地，插白）算了嘍！從今你都永不進宮了，還說這些好聽的話做嘍

啲！

陈 郎：（接唱）剛才一言錯出口，

愧煞陈郎臉含羞。

从今后双环为盟永不朽，

粉身碎骨無怨尤！

朝 華：（接唱）只要你依順父王忠職守，

英雄何慮不封侯，

那时誰論身家丑？

有情人自会把夙願酬。

陈 郎：（接唱）陈郎不想爵祿厚，

願只願長伴公主海闊天空任遨游。

〔風雨之聲〕

朝 華：（接唱）却怎么寒浸罗衫袖，（觀窗外）

無情風雨把春收，

柳絮翻騰花亂抖，

片片殘紅逐水流。

陈 郎：（接唱）你看这百花難禁風雨驟，

唯有那池中紅蓮未顛复，

紫莖似鉄花瓣厚，

昂然并蒂不低头。

朝 華：（接唱）此生縱難配佳偶，

定与君同化紅蓮共枝头。

陈 郎：（接唱）不怕池中污泥垢，

朝 華：（接唱）不怕妒花風滿樓。

陈 郎：（接唱）暴雨襲來莖不抖，

朝 華：（接唱）烈日炎炎也不愁。

陈 郎：（接唱）似双环，

朝 華：（接唱）緊緊扣；

陈 郎：（接唱）似鴛鴦，

朝 華：（接唱）不單游。

陈 郎：（接唱）同开同謝無先后，

朝 華：（接唱）永無拘泥永無憂！

〔翠奴急上〕

翠 奴：（唱其五）

如飛走，

事急哪管步兒溜。

怕的是春光洩漏，

叫陳郎快把身抽！

噯呀，公主，王炳率領武士直入內宮來了！

朝 華：想是奉詔查宮，你在此不便，快到我內面躲避一時吧……

翠 奴：要不得！王公公一向多奸多詐，万一被他看出破綻，如何是好。我看你还是从花蔭小徑逃走吧！

陳 郎：这个……

翠 奴：快走！（推陳郎）

〔陳郎欲越棧而走，王炳突上〕

王 炳：是哪位想不開了，要尋短見？

〔陳郎忿忿昂立〕

王 炳：奴才給公主請安！啊，原來陳郎陳大少爺也在此處哩！噯呀，大王起床已久，命得宮中大小太監、宮娥彩女，尋遍三宮六殿、十二樓閣，哪里沒找這哪里，慢道是找陳郎，就是連陳字上那個耳朵都沒找到，萬不想你是到我們朝華公主的內庭來了。真是“燒箕蓋鍋”——不諳！陳郎，內宮禁地，你敢擅入，莫非迷失路途？噯，想你一非三尺童子，二非生來暴到……

陳 郎：王公公，有話明告，何必噤舌！

王 炳：哈哈，如何又是噤舌了？你乃護駕禁軍，大王面前的紅人，他老人家片刻難離，這陣胡子都氣得像牛角了……

朝 華：今天是我召他來問話的，父王近前，自有我承担；你先請便吧！

王 炳：公主過慮了，大王不過是想找找他而已！（話里有話）陳郎，你一向都在講什麼正直呀、骨氣呀之類等等。此刻就休讓公主為難吧，武士們在樓下也候久了！

陳 郎：公主……

王 炳：陳少爺，未必硬要他們上來請嗎？（向樓下）來人呀！

〔武士甲、乙上〕

陳 郎：唉！一非叛國皇犯，二非慣匪盜賊，何勞你們動手！公主保重！

〔陳郎下，武士甲、乙隨下〕

朝 華：陳郎……

王 炳：公主，不是奴才冒瀆，你乃金枝玉叶，龍生鳳養，還是放尊重些！

朝 華：王炳，你欺人太甚了！（猛地給他一耳光）

王 炳：（一楞，但立轉奸笑）嘿嘿嘿嘿，公主休怪，適才驚擾鳳駕，奴才罪該萬死；只是奉詔整飭宮紀，不得已，還望公主恕罪！（轉身，边走边說）奶媽的兒子也想招駙馬？做夢！（下）

朝 華：（唱“調子”）

果然一天風雨來，
并蒂花朵被拆开！

（轉“搖板”）

喂呀，朝華啊！

为什么你生在这皇宫大內、似海侯門；

怎不生在那尋常之家，

布衣之戶啊？

朝華啊！

（轉“二流”）

哎！倒不如立叩金階，

对父王从实說來，

与陈郎自幼相愛，

生同衾死則同埋！

翠 奴：公主不可！大王正当盛怒，怎能火上加油？还是奴婢先去探知究竟，看大王將他怎样發落，再思对策吧。

〔朝華無語。翠奴下〕

朝 華：唉，父王呀，父王！你只知治人之術，你哪知度兒之心啊！

〔閉幕〕

第 二 場

〔二道幕前〕

〔蜀王上，二宮女隨侍〕

蜀 王：（唱“混江龍”）

夜·寒·到·黎·明，
醒·來·猶·覺·香·氣·沁。
且·喜·蜀·國·無·繁·政，
修·文·偃·武·樂·錦·城。
离·內·庭。

〔陈母上〕

陈 母：老奴接駕。

蜀 王：（接唱）免儀注，且平身。

乳娘，

与·孤·快·捧·茶·一·樽。

〔陈母献茶〕

蜀王：（品茶后）乳娘。

陈母：侍候大王。

蜀王：孤王之言，汝对陈郎讲过否？

陈母：（唱“絳黄龙”）

啓奏明君，
老奴怎敢違龍心！
嘆我兒虽然愚蠢，
也粗知礼法当遵，
他怎敢故違宮禁，
無非是童心未泯。
自老奴將他教訓，
再不敢擅入內庭。

蜀王：念他年幼無知，既往不究。孤看这个娃娃确也聰明伶俐，久有心賞他一个前程，怎奈……

陈母：大王不見責我兒，便是母子的万幸了。何敢妄圖其他！

蜀王：从前孤所慮者，就是他的身家耳。但孤細思，昔者漢任韓侯，吳聘專諸，古例可沿，正所謂“英雄不怕出身低”。只要他痛改前非，再不要乱走动了，孤卽刻傳詔，封他为殿前护衛。若他还不識抬举呀，哼！就休怪孤王不仁了！

陈母：謝过大王……

（背唱“駐云飞”）

暗自酸心，
怎忍他拋却兄妹情！
怕我兒無端喪命，
陈家非圖換門庭，
只求有子娛晚景。

蜀王：（接唱）只要他把孤意順，

循規蹈矩莫乱行，
不難冠上配簪纓。
〔王炳上〕

王炳：（唱“駐云半边飛”）

喜笑盈盈，
今朝得除眼中釘。
我当你永受寵幸，
嘴喳喳目中無人，
叫尔立刻出宮門！

奴才王炳見駕。

蜀王：王炳，剛才為何久喚不至？

王炳：啓奏大王，奴才不知大王今日免朝，正要準備禁軍候駕，誰知御林軍中，獨
少了一個陳郎……

陳母：
王：陳郎？

王炳：是是是，就是大王片刻難離的心腹侍衛陳郎，……

蜀王：乳娘退下！

〔陳母遲疑而下〕

蜀王：他怎麼樣？快講！

王炳：奴才不敢忘大王密囑之言，急忙命人四方尋找，誰知宮人報說，陳郎……

蜀王：到哪里去了？

王炳：他一清早就潛入公主的寢宮去了。奴才原不相信，大王不是才告誡過乳娘
嗎？他怎麼……

蜀王：誰叫你羅嗦！快些！

王炳：是、是、是。誰知奴才進宮查詢，萬不想他硬是在那里哩！而且與公主攜手并
肩，親熱無比……

蜀王：住口！……這……這……又怎麼樣？快說！快說！

王炳：是我看見，實覺不雅，也來不及回奏大王，所以才假稱大王叫他，將他勸出來
了。想臣無旨擅越禁地，罪之一也；假傳聖命，冒瀆公主，罪之二也；觸犯……

蜀王：（怒不可遏）了得！了得！

王炳：（愈發發作）奴才上體天意，故爾敢有此舉，若蒙大王剖鑿此心，縱死無恨
……

蜀王：你作得好，誰在怪你！

（唱“水荷花”）

怒氣難平，
不想狂徒敢胡行！
孤時刻將他憐憫，
賜厚爵格外開恩，
只望他守己安分，
誰知他偏要氣寡人！

〔陳母突然奔出，跪地〕

陳母：大王息怒……

王炳：（搶嘴。火上加油）大王息怒，是奴才細思，非怪陳郎不計生死，想他与公主
十載深情，怎能割舍？而今既然木已成舟，大王不如就將他招為駙馬好了！

蜀王：呸！呸！木已成舟！呸！木已成舟！你还不與孤住口！

(接唱)他本是僕奴之子，
哪堪作跨鳳之人！
倘若是鄰國聞訊，
笑煞孤臉面何存？

陈郎現在何處？

王 炳：現在廊下听候發落。

蜀 王：(接唱)他既然負孤寵幸，

快与孤推出午門！

殺！殺！殺！

(翠奴暗上，急下)

陈 母：大王，想是这个娃娃去見最后一面的，望大王看在公主份上，再饒他一次，老奴生当銜环，死当結草！

蜀 王：呸！誰叫你跑出來的？还不与孤滾下去！

陈 母：大王，我陈家代代为奴，只剩下这个独苗苗。这都怪我教子不嚴，大王要殺就將老奴殺了吧！

蜀 王：还没到殺你的时候！來呀！

(武士丙、丁上)

蜀 王：把她拖下去！

陈 母：兒呀！（被二武士拖下）

蜀 王：王炳，快与孤傳詔將这狂徒取斬！

王 炳：大王不可！想大王初奠霸業，当以德服人，而羣皇圖。况且家丑不可外揚。依奴才之見，倒有一計可使。

蜀 王：講來！

王 炳：我想川南叙州，鄰近雷、馬、屏、峨，乃不毛之地，大王不如傳詔，就說陈郎違犯宮紀，本应取斬，姑念他母哺乳公主多年，憐母饒子，从寬發落，將他發配叙州充軍，管教陈郎委身烟瘴，休想生还！

蜀 王：依卿所奏，快快傳旨下去！（欲下）

王 炳：請大王留步。想奴才效忠大王，原也不計自身利害，只是他母尚在宮中，究竟有些……

蜀 王：改日孤便升汝为內宮总管，誰还敢把你做个怎么样！（率二宮女下）

王 炳：謝主隆恩！（跪送）难与公主久作对，非我不想殺陈郎！（下）

(翠奴引朝華公主急上。陈母由外默默上)

朝 華：父王！父王！父……乳娘，陈郎他？……

陈 母：(唱“搖板”)

喂呀，公主啊！